登瀛茶座

大丰/姜燕

小时候,母亲常跟我说“心静自然凉”,那时不懂得此间真意,待到现在,历经世事浮沉,看淡世间悲喜,心越发素简,才体会到心静二字的况味。

清净度夏

盛夏的风是燥热的,它带着灼灼的温度吹来,吹得人汗流浃背,心浮气躁。我素来是怕热的,但大自然一直如此,以它四季的更迭,缓缓向前丰盈着岁月,我唯有欣然接纳这季节的馈赠,用清净心化解夏的酷暑。

用清净心观夏天,会看到草木繁茂,树荫重重,蝉栖上了梧桐,于是便有了一树蝉鸣;池塘里,粉嫩的荷花亭亭玉立在碧绿的荷叶间,一池莲韵美不胜收;晚间,点点萤火映星空,闪烁迷离如一场美梦;小河边清水静流,蛙声一片,吟唱盛夏的歌谣……欣赏盛夏里独有的景致,沉醉在夏的繁盛丰美里,时光忽忽而过,一颗心不知不觉沉静下来,炎热似乎也减退了几分。

用清净心为人处世,浮云人生,秉持善念,认真诚实地做人做事。用一颗淡泊如水的心,化解自身遇到的每一个烦恼,每一件意难平的事。守一方天地,简单自持,即便是盛夏,也能因为心里的清净而生出丝丝凉意。

用清净心过日子,早起去公园听听鸟语,闻闻花香,彼时烈日还不曾炙烤大地,在早晨清新的空气里,还能感受到一抹凉爽;日间,细心烹煮三餐饮食,口味以清淡爽口为主,午后煮上一锅绿豆百合汤或是买个又大又甜的西瓜冰镇后食用,满口清凉;夜晚,明月皎皎,漫步林间小道执扇纳凉,扇下清风徐来,顿觉暑热渐消。

用清净心读书,忙完一天的工作,终于得闲可以泡一杯清茶,捧一本好书,静静阅读,渐入佳境。有次读到金圣叹《不亦快哉》其一,炎炎夏日,他正挥汗如雨,觉得酷暑难当、寝食难安之际,一场大雨从天而降,消去他的种种不适,让他立感快活无比,汗不流了,饭也吃得下了。此中情景,写得妙趣横生,跃然纸上,让我读了不由得大笑,拍案叫绝,浑然忘记此刻外面正热浪滚滚,只沉醉于书里乾坤。

小时候,母亲常跟我说“心静自然凉”,那时不懂得此间真意,待到现在,历经世事浮沉,看淡世间悲喜,心越发素简,才体会到心静二字的况味。清净心,如素色闲云,如指尖花影,如旧曲落入水湄,在盛夏的光年里,总能给心灵带来一股幽凉。

刊头书法 臧 科 书

悠往事

南通/李长山

曾经的“老营房”

当年我服役的部队是一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来的英雄部队。听老同志说,部队从朝鲜战场胜利回国先驻守在江西上饶。不久又由上饶移防至苏北黄海前哨某地。那里是一片滩涂,一望无际。茫茫滩涂,夏天让人热得透不过气,冬天冷得叫人无处躲。建造营房固守海疆成了部队的当务之急。官兵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木匠瓦匠漆匠等各种能工巧匠藏龙卧虎。他们一边搞军事训练,一边动手盖营房。为了防止盐碱对墙体的侵蚀,墙基和从地面向上一米高的部分都是用坚硬的石块砌成的,盖屋面用的是厚厚的木板和大青瓦。就这样经过很短的时间,一排排崭新的营房拔地而起。营房前面是宽一百米长四百米的大操场。操场前面是车库和炮库。随着一排排泡桐、白杨、刺槐、胡桐等速生树木的迅速长大,营房很快被掩蔽,夏天能防晒降温,冬天能挡风拦沙,敌机来了能防空。绿色岗亭前一块白底红字的大牌子上面“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十分显眼。英俊的哨兵,荷枪实弹挺立在哨位上纹丝不动,好一派军营氛围,给人以威严神圣之感。

“老营房”门前那片宽阔的大操场,是我们练兵习武的好“战场”。每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出操、训练队列动作;白天在这里进行操炮训练、手榴弹投掷练习、步枪射击瞄准、障碍赛跑;夜里连队和营部也常常在这里紧急集合,拉练部队,整装待发;到了节假日,大操场更是官兵们文体活动的乐园。

九百多个日日夜夜,在这片操场上操练和摸爬滚打,记不清磨破了多少双鞋底、多少套军装,所有的衬衣不是穿坏的,几乎是被汗水泡烂的。这片操场使我养成了一生不变的军人气质,为我强健的身体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练就了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意志。

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那“腌辣椒”。营房周围原先是一片片荒不长草熟不长粮的盐碱地,经过一批又一批干部和战士们从家乡或别的地方带来的田菁和红花草等绿肥种子进行种植、扣青深埋,再通过挖沟套碱等多种办法改良土壤,硬是让盐碱地上长出了青菜、萝卜、大蒜、茄子、南瓜、冬瓜、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种得最多长得最好的要算辣椒,除了平常一日三餐吃以外,深秋时节,食堂里总要腌上满满两大水泥池子辣椒。冬天食用时,大家用开水冲洗后,便成了最好的下饭菜。尽管外面冰天雪地,大伙儿嘴里嚼着辣椒额头上冒着汗,真是过瘾。我是江苏人,在家本不太喜欢吃辣,部队不少首长和战友来自湖南四川等地,他们很喜爱吃辣,我跟着他们也一天天吃上了瘾,吃辣椒成了我一生的“最爱”。

我们营长是湖南人,特别喜欢吃辣,很会带兵打仗。在淮海战役和朝鲜战场上屡建战功。他经常风趣地说,能吃辣的人都是有血性的人。有血性的人心底最坦荡,在战场上总是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像黄继光那样用胸口去堵敌人的机枪口,或用自己的身体去替战友挡子弹,路遇不平能见义勇为两肋插刀……

这么多年来,我与人坦诚相见,是非面前总能旗帜鲜明伸张正义。不能不说是老首长们那种“辣椒精神”,在我身上的一种传承。

在“老营房”那会儿,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那位首任老班长和星期六的班务会。班长名叫吴金才,原上海奉贤县人,一米八三的高挑个儿,黝黑的皮肤,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有神,如若那目光对焦你,好似一眼能把你的心看穿。老班长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什么工作都要走在人前头。他带领的班是全连全营的标兵班。谁要是损害了班里的荣誉,你就等着星期六的班务会上“刮胡子”(比较严厉的批评)。一次吃晚饭时,我在饭中发现一块异物,随手便将半碗米饭倒进了垃圾桶。班长知道后,十分气愤。在班务会上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我做深刻的检讨。他语重心长地说:“红军长征时没有粮食吃,吃树皮、草根,最后连皮带都吃了,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困难,粮食是宝中宝。不要说现在粮食这么宝贝,即使将来粮食多了,也不能浪费啊。”

当时班长的严厉批评,我虽然感到有一点委屈,脸上火辣辣的,但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一生难忘。

老班长对部下的缺点错误总是那么严厉苛刻,然而在生活上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视战友亲如兄弟。

自从我踏进军营,心中就萌生了一个个梦想,暗暗制定了一个个小阶段计划,即先入团再入党,争取拿一个优秀士兵或立功的喜报寄回家,学一门出色的专业技术。我的这些梦想一个个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一个又一个小段计划,让我每天的生活变得很有节奏、很充实,浑身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

“老营房”啊“老营房”!您是大熔炉,您是大学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怀着参军报国的梦想走进“老营房”,接受军旅生活的陶冶和锤炼,铁炼成了钢,以完美的军人风范,告别“老营房”转战新的战斗岗位。

农家风情

建湖/陈以忠

沉浸在眼前的景致里,记忆的长丝仿佛被缕缕抽出,儿时的夏日趣事,像彩色的茧丝一般飘起。

多彩夏日

那片墨绿色的南瓜地里,朵朵金黄的南瓜花,骄傲地斜仰着大喇叭,讨好地吹出无声的“套瓜花”歌,金黄的笑意里仿佛看到满园的大南瓜,一个个躺在那带刺的瓜叶下。矮趴趴的浅绿枝被大肚子的茄子吊着,吃力地歪斜在菜园里,主人摘下那紫莹莹的大茄子,枝干如释重负地直起腰来,俨然是舍不得孩子远行的样子。深绿的辣椒叶下,缀着一盏盏青灯笼,与茄子炒最鲜美。豇豆架上垂挂着浅白淡青的豆条,期待着被主人采摘回去……

遥看水乡的万亩连片荷田,接天碧叶起高楼,夏日的阳光点燃那些荷花欣欣发光,水珠滴落在绿叶上,又悄然滚进水里,反射出柔绿的光。那粉红的含苞荷蕾,俨然一柄柄燃烧的烛焰,在片片荷叶间漾出微微的红,摇曳着别样的韵味,绝对是自然之神手绘就的妙作丹青。

沉浸在眼前的景致里,记忆的长丝仿佛被缕缕抽出,儿时的夏日趣事,像彩色的茧丝一般飘起。

邻居家院子里那棵栀子树,一朵朵盛开的花,在茂密的叶丛间溢出馥郁的馨香,一朵又一朵含苞的花蕾,在墨绿的栀子叶里探出脑袋来,那羡慕的眼神,让正盛开逸香的花朵娇娇地微颤着。“花裙子”们各自从“皮猴子”手里接过白白的朵儿,幽深地嗅吸着,那眯起来的眼睛,好像被熏得粘了起来,香了足足一夏。

骄阳下,起劲的“知了”声声不懈,河浜大树下的“小黑蛋”,提着一杆钓鱼钩,追着那些在水面上“啵”气的“鱼苗子”,恨不得把看到的鱼儿通通勾上来。身上晒出了密密的白点“痱子”,更严重的还害上“毒疖子”,怕疼不敢挤破,被大人按在竹床上,让赤脚医生划道口子,放出带血黄脓后,敷一层白色消炎粉,身上却留下紫黑发亮的疤痕,那是夏日太阳烙下的印记。

夕阳绚烂时分,晚饭花开了,嫣红的小喇叭花簇拥着仰起头来,似乎在努力地挽留西坠的夕阳。摘几朵花儿,抽去花蕊后,将那嫩嫩的小喇叭抿嘴一吹,轻盈的音乐声就长了翅膀,几个“皮猴子”鼓鼓的腮帮子,与绚烂的夕阳一块儿涨红了脸。

晚饭后,几个“小辫子”在仔细地捣烂凤仙花,将一小团凤仙花泥粘在手指甲上,用淡绿的扁豆叶把手指裹严实,再用细线绕上几道扎紧。每天都是按时“美甲”,几天后,漂亮的八个红指甲就一个个显摆了,不理解的是食指都是原始样,没有人裹过,至今还是个谜。

乘凉了,讲故事、唱淮剧、哼小曲,追萤火虫,蒲扇扇凉风,秧田听蛙鸣,看流星划过。躺在竹床上遥看银河,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生出最有趣的五彩斑斓的梦想。

晨曦中欣嗅,“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阳光下遥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傍晚时静赏,“蝶衣晒粉花枝舞,蛛网添丝屋角晴。”

星夜里聆听,“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炎炎夏日,美丽多彩。